

迷失个細河流尋到連結个大海： 專訪客語作家張芳慈

文／陳慕真 研究典藏組 攝影／吳德元

作家張芳慈在2001年投入母語詩創作，2005年出版客語詩集《天光日》。在台中東勢鎮出生、成長，新竹求學、台北教書，張芳慈透過母語書寫，找回故鄉的話語，透過母語教學，學習母語的文字。「我如果曾經是迷失的小河流，現在總算找到可以連結的大海。」母語書寫，如同詩人精神的原鄉。



「我如果曾經是迷失的小河流，現在總算找到可以連結的大海」，這是「母語書寫」給張芳慈的意象。

世界慢慢愜靜落來
這條路底背个你
同我總下分黑色布蓬遮起來
企在這位所
恁久以來
有麼人比我等較知烏暗呢

——張芳慈〈夜合花開个臨暗〉

今年4月17日，台北一場「客家藝文工作者」的會議中，詩人張芳慈唸起個詩〈夜合花開个臨暗〉，在場个客家女性包含李玉芳、羅思容、劉慧真等作家，還有總統候選人蔡英文、前客委會主委葉菊蘭。Yá場以客家、女性、文學做主題个會議，詩人用母語作品互相溫暖、分享个意義kok多。毋過，企thê「客家」、「女性」、「母語」yá个位è來看，張芳慈選擇yá首〈夜合花開个臨暗〉畫像有佢特別个意義。「恁久以來，有麼人比我等較知烏暗呢」，詩人朗誦个聲音後背，有台灣深長、苦難个歷史thê流動。

母語書寫个意義——細河流尋到連結个大海

張芳慈vi讀新竹師專个學生時期（1981年）就開始文學創作。出版過兩本華語个詩集：《越軌》（1993）、《紅色漩渦》（1999），2005年出版第一本客語詩集《天光日》。Thê華語文壇已經有一定个成果，華語个使用me盡熟絡，仰般會想oi用客語來創作？華語創作同客語創作對佢來講，有mak-ke無共樣？

張芳慈回想，其實thê 18、19歲唸師專个時節，就寫過一首詩，安到〈阿姆的信仔〉。該當時係做得用客話來書寫，定著會較直接，較有生命底層个力量。「媽媽毋曉得講華語，用客家話拼出ke兜字分我」，張芳慈認為thê傳達愛个過程底背，會因為語言有盡多个遺漏，盡多客家話个感動、感覺，係使毋得用母語書寫，會因為翻譯來失去盡多味緒。

1988年12月个「還我母語運動」，幾千名客家鄉親行上街頭，向國民黨政府爭取客家語言應該多管道發聲，yá个母語運動對以後客家人認同、客語文學个生成有重要个意義。當時thê國小教書个張芳

慈，感覺到「義不容辭，無任何理由」，向學校請假就走去運動現場綁布條。佢講佢毋係企thê台上、貨車頂頂个人，但是，像佢恁樣个人盡多。客家人累積恁多年个衝動同意念，oi用自家个聲音講出來、寫出來。

張芳慈thê學校透過母語教材个編寫機會，開始進入客語文學个創作。Thê ke過程中，別儕看è識、看毋識已經無重要è，「係等別儕看è識，我nang開始寫，太慢è！」故所，緊寫緊尋字，對客語書寫越來越有自信，yá係當重要个啓蒙。透過恁樣个母語書寫過程，張芳慈認為係完成自家「vi哪來」个認同。用書寫體驗客家个文化，ke係作家成長个脈絡。

「我係sut迷失个細河流，kin-ka總算尋到我做得連結个大海」，母語書寫分張芳慈有「細河流總算尋到連結个大海」个意象。談起語言个環境，詩人從細就thê客家莊大，vi上幼稚園到教書，環境lu係華語，電視轉開个頻道係華語个頻道。但是，想到家鄉、親情，當自然會用母語思考，有兜意象當直接就係客家个。故所，感情係仰般發生就用mak-

ke語言，語言个轉換對張芳慈來講，係當自然个事情。

母語教育个思考——差異同多元个價值

因為投入客家母語教學个工作，張芳慈thê客語訪視、檢驗學校母語教學成效个過程，對台灣教育个本質、多元文化个重要，有深沉个反思。佢觀察到，客語係毋係做得開班，牽涉到家長認同个問題。「我等lu毋知差異个價值有異高，你曉得多講一種語言，係異大个尊貴。」學校同家長就有一種迷思存在，花大量个時間同資源thê英語頂項，毋過，「國際化」个內容係mak-ke?

一个國家个人係對自家个東西lu毋知个時節，無內在个人，chhiang有溝通个工具，thê英語強勢个國際me係無內容个。差異、多元个價值一直係作為教育者个張芳慈，當堅持个理念。佢進一步講，台灣个教育同政治總係牽連共下，台灣教育、政治面對文化yá件事情，就像喜歡衫褲係平整个共樣，毋過，文化無係衫褲。皺个地方不斷累積，有層次个累積，親像造山運動，yá就係母語个部分。



從母語教學中，張芳慈觀察到「我們都不知道差異的價值有多高，你會多講一種語言，是多大的尊貴。」

Vi母語教學談到台灣教育個現況，張芳慈實際上係有兜失望同愁慮個。面對台灣教育時常做花錢、形式，又對細囡仔無提升個事情，雖然口號lu當好，毋過每一件事情lu無落實。結構性個問題，koe像係一層又一層個網è，最後ng變做佢等其中一儕。張芳慈坦白講，「感覺iat來iat無理想性，不得不變做共犯結構」。Thê充滿衝突同矛盾個教育環境中，張芳慈最後選擇尊重別儕，自家退出個方式。教書接近30年，透過不斷個反省去同細囡仔互動，恁樣個反省分佢對工作更加有動力。

文學創作過程——「我喜歡我個孤單」

對生活、母語、教育、公共事務總係充滿反省、思考，對文學、藝術、電影充滿好奇、熱情，有自家思想體系個張芳慈，對每一件事情lu有佢特殊個想法。問到寫詩個過程，張芳慈認為佢係想到一個畫面，就寫作個人。還記得今年個第一日，佢發夢夢到個畫面，係一張oi撕thet個月曆。當時分佢當強烈個感覺，不管日è係好è、悲傷è，lu oi撕thet，沉重個東西會變輕，人oi面對新è開始，內心當多聲音，醒過來佢就直接書寫。

用自然、隨性個方式寫詩，有時節在書桌前，

思考當慢nang產生作品，可能幾chat月無寫詩，me可能一日除了寫詩，無其他個事情。Thê表現手法上，張芳慈對黑色幽默特別有興趣，佢認為台灣thê不共樣個時代，lu有當荒謬個事情。像佢個原住民朋友個姓氏，其實係共樣個家族，sa因為分漢人輕彩安姓，每儕有無共樣個姓。張芳慈認為yá種題材用舞台劇個方式表達，分人笑me分人哭，係當高層次個藝術。佢感覺教育me適合用黑色幽默來寫，寫出分人思考個東西。

成長過程中，張芳慈九擺搬屋lu thê台中縣，vi河邊搬到山上，yá種特殊個空間變動分佢有一個夢想，希望做得寫小說。佢認為詩個張力當強，毋過，小說做得做大架構個東西。Vi故鄉台中談到詩人個母語——客話東勢腔、大浦腔，想到母語thiàn等時間流失個現實，張芳慈當想oi vi學校退休，轉到自家個故鄉，同老人家打嘴鼓，同客話ngiàm轉來。

投入客語書寫，係面對有人質疑客語文學必要性個問題，張芳慈又oi仰般回應yá個問題？佢認為客語文學個成熟度當然是oi經過時間個沉澱。毋過，係頭前無人做、無累積個話，就無豐富性。因為大環境個關係，我等已經慣習用別儕個語言來詮

釋母語，自家個母語緊來緊失去。張芳慈回想，寫《天光日》個時節，係因為921地動，無幾秒鐘，mak-ke東西lu無het leh，分佢體認到，人生oi「活在當下」，想thet多機會就無è，故所，有想法就oi做。

較後生個時節，較無自信，想別人仰般看自家，經過生命個歷練同思考，張芳慈強調「仰般像自家更重要」。創作，係為到完成自家，「別儕係毋係做得理解，毋係我創作個初衷。」創作係孤單個，母語創作就算無人了解，但是，yá底背有詩人個「偏執」。幾多年來，張芳慈同文學團體保持一種距離，保持自家獨立思考個空間。佢充滿自信講：「我愛我個孤單。孤單分我更多自由，時間、空間同想法個自由」。

結語——母語書寫，一種相對主流個位è

Vi 21歲開始文學創作，寫作時間30多年的張芳慈，thê 2001年投入母語詩個創作，2005年集結成冊出版客語詩集《天光日》，分客語文學個成果更加豐富。台中東勢出世、成長，新竹讀書、畢業，台北教書、寫作，透過母語書寫，張芳慈尋轉故鄉個話，曉得毋使翻譯個感情；透過母語教學，學習

母語個字，知得直接表達個味緒。母語書寫，分迷失個細河流尋到連結個大海，me係詩人精神個原鄉。

訪問過程中，張芳慈透露，今年打算出版兩本詩集。一本係整理三、四十年個《情慾詩選》。詩人認為，yá係進入更年期以前，oi面對個事情——作為一個女性對情慾個想法同感受、焦慮同恐慌。台灣女性詩人kok少有系統個做恁樣個書寫，日本個詩人就有較多恁樣個感受同詮釋。

另外一本詩集，係無共樣個主題、無共樣個年代寫個30首詩，用四種語言來表現：客語、華語、英語、日語。張芳慈希望透過翻譯，分較多人認識客話，thê交換作品個過程，me同客話介紹分外國朋友。Yá兩本詩集目前thê籌備中，我等期待、希望，kiak-kiak看到詩集個出版。

生活中個雜想，教育現場個觀察，生命樣態個體認，女性情慾個流動，母語文化個堅持，張芳慈講「我個養份其實當多」。Thê充滿熱情、彈性、多元創作個世界底背，詩人同yá個社會，me保持一種距離，一種相對主流個位è，一種觀察、反省、思考，做得自信、自由書寫個距離。☺